

抬着将军战直罗

■欧致富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蒋介石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进行围歼。毛主席决定在直罗镇一带创造战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11月21日红军对直罗镇之敌展开进攻,23日全歼直罗镇之敌,随后挥师向东,截至26日胜利结束战斗,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陈赓时任红13团团长,考虑到他的右腿骨折还未痊愈,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给他配了一副担架,保障他完成作战指挥任务。本文围绕陈赓从坚决作不坐,到命令撤走担架的始末,把陈赓坚决参战、迎难而上、指挥若定、足智多谋、风趣幽默的大将风度和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同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这时,蒋介石派了五个师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将我中央红军消灭于立足未稳之中。毛主席决定在直罗镇一带创造战场,把东北军一〇九师引来,全部将它吃掉,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战前,中央红军已在吴起镇、瓦窑堡等地,休整了近一个月,补充了一些新战士,又进行了应急训练,战士们身体素质已得到恢复。更难得的是,有了根据地,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有了留守处,我记得,为了打好这一仗,除了主要指挥人员外,凡是跑不动路的,基本都动员留下,不让参战。为此,军团参谋长左权同志逐师逐团核实战斗实力。他说,让伤病同志休养生息,就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战斗。事实到十三团,左参谋长差点走不脱身。

原来,左参谋长和陈赓团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以后又都从事红军领导工作,朝夕共处,左权同志虽是军团参谋长,对陈赓团长却很尊重,他知道陈赓同志有骨折性伤,在征求陈团长的意见时说,是否不必去前线,他可以代替指挥。陈团长说啥也不干,笑道:“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冷水!”左参谋长又让一步,要配给他两匹马,陈团长还是不接受,说:“长征我是走来的,不是骑马来的。”没办法,左参谋长把我叫去,嘱咐说:“你得马上落实一副担架,从现在起,担架不要离开

他前后,明白吗?”他这一说,我还能不明白,便马上落实担架去了。部队从吴起镇隐蔽开进,沿途要插过甘泉、鄜县敌人据点附近。十三团是负责军团的警戒掩护任务,所以,部队还没投入战斗,就增加了疲劳,特别是陈团长,差不多比别人多走一倍的路:大部队没出发前,他得先期派出部队,沿途搜索警戒;等大部队过完了,他又得折回来,沿途检查哨卡。

由于长途奔波,陈团长的腿变得更跛了,拄的棍子一撑都发弯,可是专门给他备的担架却一直闲置着,谁劝他都不坐,他总是一天乐呵呵的,有时一句话说得你笑疼肚皮。一天,他发现我也拄着棍子,右腿也有点痠,便一本正经地问:“过去算命先生说逢单空,逢单空,你信不信?”我说早就不信这一套了,他很认真地说:“现在我信了。”他见我发愣,马上爆发爽朗的笑声,风趣地说:“不信也得信。你看,十三团,出个独脚团长,又出个独脚特派员!”经他一解释,我也禁不住笑了。接着,他又开起玩笑,问我:“你看我们俩现在像什么?”我说:“像个兵呗,还能像别的?”他说:“像一对叫花子!”我也逗逗他:“你要化装成叫花子,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彪形大汉,要饭谁信?”他说:“那倒是,所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我什么装都敢化,就不敢化装成要饭的。”

部队在东村、永川府一带隐蔽待命。一天,军团派来马匹将陈赓同志接去看地形。晚上回来,他异常兴奋,甚至在战斗部署会上,还在那里打比喻,问:“你们谁杀过‘牛’?”这回要杀‘牛’!这头‘牛’,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后,老跟着你啃屁股,干部团啃过,十三团也啃过,我们虽然砍了它几下尾巴,它都没老实。这回扛它‘牛’头,狠狠给它一锤,然后给它开膛破肚!”

他这一说,大家都明白了。这“牛”就是指敌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陈团长又说:“十三团打了梁山关后,一直是当后卫,掩护全军,这次我抢来了硬任务,打头阵,扛住‘牛’头打。不过大家不要杀红眼就什么也不顾,要注意政治瓦解。这里有两句口号,大家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一句是‘欢迎东北军掉过枪口打日本!’”

这一下把大家搞糊涂了,一位营长提出:“这是打仗还是去贴标语?”陈团长严肃起来:“怎么?打仗没时间贴标语?就是要又打仗又贴标语。你一喊话,他就放下枪过来,那才是真本事。大家不要忘记,这股敌人的老家,让日本鬼子占了。”那位营长搔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抱怨说:“这瓢,简单!”

去“牵牛”的小分队已经到太白镇方向惹“牛”去了,好几天,“牛”没发火,

大家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十一月二十日晚,方面军终于下达了命令:各部队按预定方向奔袭前进,拂晓前包围直罗镇。

部队已经养精蓄锐多时,说走就走,奔袭命令一下就跑。但这可苦了陈团长,他拄起棍子走夜路,总也走不过小伙子。渐渐,团指挥所与部队拉开了距离,而陈团长和指挥所成员又拉开了距离。我一看急了,便马上命令:“警卫员,背团长!”为了跟上部队,陈赓同志这时也不好拒绝,只好由两个警卫员轮流背了一段路,就这样,还是和部队拉开了距离。

“担架!”陈赓同志自己叫开了。担架早在他身边转,可就是不坐,这回他急了眼,自己叫了起来。于是,担架队员和警卫员扶陈团长上了担架,抬起来就走。陈团长说:“辛苦你们了”,又叹气道:“这真是抬将军上阵了!”

经过一夜的奔袭,总算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我们十三团,从东北面封住了直罗镇通往鄜县的路和葫芦河段;十五军团的七十八师,从东南面封住另一侧。直罗镇东面,被我们这支部队“钳”死了。一军团的二师,从北向南拦腰打;四师则封死了直罗镇西面。

天一亮,两路红军同时发起攻击。漫山遍野,红旗飞舞,枪声震天,杀声四起。敌人虽有所准备,但没尝过红军歼灭战的苦头,还梦想太白镇及鄜县两头之敌夹击红军。所以,尽管这头“牛”已被红军迅猛分割成几小块,牛元峰还下令拼命抵抗。开始,我们一喊话,敌人就回一阵枪。进攻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位在会上“冒泡”的营长,就气呼呼地跑来向陈团长报告,说:“团长,有半个营敌人给我们堵住了,喊话他们死不缴枪,怎么办?”陈团长看了看表,也感到好笑了,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呀,性急也不能那么个急法,古人大战三百回合,还不分胜负,你才打多长时间,一回合还不到,人家就投降?”我接着说:“你不会用刺刀捅几个再喊!不杀个鸡给猴子看,谁信你马刀队威风呀!”

营长一拍自己脑袋,又后悔地说:“是这道理,硬的他还吃,怎服你软的!”说着,他便跑了回去。这次,他脑子多转了几个弯。他命令部队猛攻一阵,又喊喊起话。他发现我们一喊话,敌人的军官就用枪威逼他的士兵,他一枪把敌军军官干掉,敌人马上就叫了营,待我们的战士端起刺刀冲过去,敌人的士兵吓得放下枪举手等着投降,有的还连声说:“我举过两次手了,别打,别打!”

解决了前沿这股强敌后,十三团的战斗发展就很顺利,直往纵深打去。不到两小时,兄弟部队已把敌人的师部给

端了。敌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多营的部队,跑到东南角上的一个土围子里,这个地方,十五军团的同志早就给敌人安排好了“牛圈”。敌军失去了指挥,就漫山遍野乱跑,我们也漫山遍野去抓俘虏。不大一阵子,除土围子的敌人外,光俘虏的就有一千多敌人,敌一个师的兵力,基本被消灭。

这时,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冒着冷枪冷炮来视察阵地,他见到陈团长,热情问候后,问起了战况,陈赓同志装着发牢骚的样子说:“小鱼小虾抓了不少,就是‘牛’还没套上。你就让我们团去宰‘牛’吧!”

周副主席笑了笑,说:“老陈呀,还是那么‘好战’,你只知道十三团拼刺刀厉害,可还有个美称,叫‘猴子兵’,跑路打敌人援兵也是拿手好戏咧,你们就到张家湾一带打敌人的援兵吧!这里的‘牛’十五军团部分部队困住就行了。白天他跑不了,我们准备他晚上跑,正好在运动中歼灭他!”

陈团长听周副主席这么一说,也不好再磨下去。事不宜迟,他命令马上收拢部队,向西奔奔而去。

途中,我们和敌人一〇六师干上了。我们配合二、四师消灭了敌人一个团,余下之敌,全部缩回甘肃境内去了,我们又挥师东来,准备再消灭羊泉之敌。羊泉之敌大概也得到了这消息,赶紧撤出,收拢回鄜县去了。至此,敌人的“围剿”被粉碎了。

回师路上,那副担架还不离陈赓同志左右,他好像发现什么秘密,便命令把担架撤走,去抬伤员,两名担架队员看着我,不愿离去,我只好说:“伤员早就被群众担架队抬走了,还用得着他们!”陈团长这回抓住我的“把柄”了,笑着说:“原来左参谋长是派你盯我的呀?不过,你算完成任务了。你要知道,抬上陈光荣,抬下陈呢,人家说你是‘败将’,多难呀,再不坐了。”他这一说,大家都快活地笑了起来。

欧致富 出生于1915年,广西奉议(今田阳)人。文中身份为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13团特派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逝世。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持枪的方阵

(外一首)

■赵华奎

军号声揭开了某个清晨
 淡雾散去
 我听见匆匆走进绿色笔记
 一段一段,替我操练
 渐次攀升的年轻

这片热土醒得尚早
 战旗舞,人声动
 一支持枪的方阵如激流卷涌
 我是一滴水
 也有翻江入海的念头

喊口号的人
 是我的士兵兄弟
 不喊口号的枪也是
 那时我们都纷纷向着
 一轮朝阳标齐
 直至等来月亮 在头顶上学灯

南方的一月
 在绿色浸染下正步行进
 我与草木
 每天都在啜饮同一幅山水
 聆听并默诵
 响彻大地的一道道训令

飞行的子弹

某个天气的表情很镇静
 枪膛铺就的栈道灌满了阳光
 明晃晃地
 从枪口喷射而出一粒铁
 生了羽翼 火焰在内心灼烧
 据枪瞄准的人
 正在聆听它尖利的呼啸

用排比的方式 构造某一场战斗
 是密集的枪声
 此时我以一枚子弹的身形
 在高地上疾奔
 身后是延伸的硝烟,为我策应

飞行是一个命题
 在子弹的字典里贮存了许久
 我每每翻开
 都看见记忆被一些坚硬的词击中
 像蜂巢

那些散飞的弹壳并没有失落
 被我捧于掌心,装入背囊
 陪我回想战斗历程
 并在一块石头上
 再次擦亮青春的格言

铁甲

■陈琼

铁甲是战争的产物
 迟早要奔向战场
 我是装甲新兵
 对铁甲很新奇



送别(油画)

马万东作

第一次驾驶装甲铁骑
 就细心打量她的模样
 全是硬硬的钢铁

我必须豪迈地蹬上去
 钻进窄小而坚硬的驾驶舱
 盖子向上倾斜 能看出
 装甲车从里到外的血性与强壮
 钢铁也有情感,非常感性
 铁甲,是我的战斗武器
 我亲密的战友
 谁对它有一点伤害
 就是我的死敌

在大风中飞翔

■李训喜

在大风中行走
 需要的不光是脚力
 还要有钢铁的翅膀
 能够剪断乌云的枷锁
 御风而行或者顶风而上
 这就奠定了一生的方向
 风在旷野大声呼啸
 漫过词语层叠的松涛
 激起云海回旋的波浪
 在大风中作回英雄吧
 锚定对飞翔的坚定渴望
 倾听铠甲在长空叮当作响

大风从辽阔的草原奔腾而下
 仿佛红鬃高扬的一匹野马
 撕开飞雁扇动的片片羽翼
 溅起黄河故道的漫天尘沙
 英雄的骑手身披乌云和铠甲
 踏过冰封河冻的深谷高峡
 向着未知的世界一路加鞭
 即使群山布满荆棘和血痂
 这大风锻造的双重幻影
 依然打着响鼻,浪迹天涯

战车轰鸣

■刘九流

冷一退再退,天气预报说
 它还要再退,但并不是溃败
 它的强劲对手是中国军人
 用雪净身,用凛冽
 净心,冰冻的骨刺
 让脊梁有了耐受的铁质

成排的白杨,落净了叶子
 雪长在枝上
 风吹过来,并不是吹落雪
 在空中搜刮着什么,天空低垂
 长长的队伍
 扶住了天空和渐逝的春天

战车轰鸣,最生动的响声
 用来作新春祝福
 高速旋转的涡轮叶片
 旋进更多青春与呐喊
 齿轮咬合的辙印
 像针脚密实的乡愁
 又像坚定的回答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在我老家小镇的公园外一棵百年老榕树下,有一排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房,最东端的那户就是爷爷奶奶的老房子。当时父母在外地工作,幼年的我在镇上念小学,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牛华镇是岷江中游的一个小镇,被众多高大茂密的榕树环抱,有着正宗的乐山美食:麻辣烫、豆腐脑、凉拌响皮、油茶、夹丝豆腐干……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原本廉价普通的的东西,在我这个孩童眼中却总是充满了无限的诱惑——比如豆腐脑。

牛华豆腐脑的制作程序是先将豆浆滤好,加入适量的石膏或卤水后,凝聚入缸,焖数小时,便成了白嫩软的豆花。这时,用一把又薄又圆的锅铲,一铲一铲地将豆花铲入用炭粉勾兑好的沸水中,再切切成薄片。食用时,将一小撮薯粉捞入竹质漏勺,放入沸水中烫一下捞起,随即放入配有鸡精、味精、白酱油、红酱油、红油辣椒、花椒末、生姜末、芽菜末、榨菜丁、芝麻油等十多味调料的碗中,再把煮熟的豆腐脑盛进碗里。只放葱花、芹菜叶、油酥黄豆、油炸花生仁、撒子的是素豆腐脑;再加一撮银线般的鸡脯肉丝的就是鸡丝豆腐脑;若加一勺用牛肉、卤油、辣椒、花椒、胡椒、生姜、孜然、郫县豆瓣、八角、三奈、茴香、冰糖、精盐熬制的牛肉汤汁的就是牛肉豆腐脑。

当时,不少本地人常去白家巷子门口那家“祝氏豆腐脑”老店吃一碗正宗的牛华豆腐脑。不少外地人来牛华小镇,最吸引他们的,也正是这家的豆腐

豆腐脑

■黄自宏

上小学时,我每天早上上学放学都会路过离家不到一百米的豆腐脑店。背着书包、留着平头的我,总忍不住往那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店面望一眼,馋得不行。

奶奶有文化,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字。当时家里条件不太好,奶奶当家理财也算精细,除去一日三餐,她会给我买些水果和书籍,但极少买零食。在她眼中,我正在长身体,那些零食没营养。奶奶希望我正正经吃吃饱吃好,以便长得更高些。

我对豆腐脑的渴望由来已久,于是常常央求奶奶给三毛钱,想去美美地吃上一大碗。因为时常有同学正餐时间去吃碗豆腐脑,再配一个粉蒸牛肉夹饼,花费不足一元钱。奶奶通常都不允许,说豆腐脑里味精多、对身体不好,我当时感觉她太抠门儿;不过,有时倘若饭桌上的菜不大合口味,我做出一副精打采、懒得动筷子的表情时,不用我缠着,奶奶会无可奈何地给钱,让我去端一碗豆腐脑回家下饭吃。这时,我便会蹦蹦跳跳带着家里最大一只搪瓷碗去豆腐脑店,直嚷嚷着叫老板多舀一勺汤汁,多给一块牛肉。回到家里,用小勺将豆腐脑红油鲜香的汤汁一勺一勺浇在米饭上,大口大口颇为享受地吃下

去。读中学时,我离开了爷爷奶奶去了县城住校。我开始自己计划理财,时常会节省一些伙食费去买自己喜欢的书籍杂志,有时也会买点零食吃。县城里虽说也有很多豆腐脑店,但比起镇上那家招牌老店,总感觉味道还是有些莫名的差距。那几年,假期回到镇上,我总会第一时间到那家豆腐脑店,点上双份先吃了,再回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提高,我便很少吃零食了,渐渐地也不再对零食有特殊感情了。让全家欣慰的是,我的身高也突破了一米七五,在家里我这辈孩子中是最高的——除了从小坚持锻炼外,更与我平日健康科学的饮食密不可分,后来更是凭借良好的体质和综合能力进入了部队。爷爷去世后,年近七旬的奶奶不愿跟几个儿子过,一人在老家生活。我们这些当晚辈的,每年过节都去探望奶奶,有时也把她接到各自家住几天,但时间一长,她都要坚持回去。我们虽觉得遗憾和不舍,但也充分尊重她的意见。

由于在孙子辈中我跟奶奶待在一起的时间最久,又是第一个军校大学生,所以在几个堂兄弟姐妹中,奶奶眼里还是最终我的。我探望她有时错过饭点,我总是说,就在家热热剩饭

